

馮夢龍全集

魏同賢

主編



馮夢龍全集

2

RBB63/02

江蘇古籍出版社

(蘇)新登字006號

馮夢龍全集

古今小說

馮夢龍 編刊

魏同賢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江蘇揚中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20.5 插頁6 字數464,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500冊

ISBN 7-80519-446-7/1·126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5.60元

天許齋藏板扉頁題詞

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其有一人一事可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本齋購得古今人演義一百二十種，先以三之一爲初刻云。

天許齋藏板

綠天館主人叙

史統散而小說興。始乎周季，盛於唐，而浸淫於宋。韓非、列禦寇諸人，小說之祖也。《吳越春秋》等書，雖出炎漢，然秦火之後，著述猶希。迨開元以降，而文人之筆橫矣。若通俗演義，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知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聞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厚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

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要以韞玉遒時，銷鎔歲月，非龍見之日所暇也。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義一斑，往往有遠過宋人者。而或以爲恨之唐人風致，謬矣。食桃者不費杏，絺綌毳錦，惟時所適。以唐說律宋，將有以漢說律唐，以春秋戰國說律漢，不至於盡掃義聖之一畫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選言，入於文心。宋人通俗，諧於里耳。天下之文少而里耳多，則小說之資於選言者少，而資於通俗者多。試今說話人當場描寫，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決脰，再欲捐

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日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說甚富，因賈人之請，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種，畀爲一刻。余願而樂之，因繁筆而弁其首。

緣天館主人題

總目

綠天館主人評次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一
第二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	七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二六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九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鮑媼	四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遭弄珠兒	一〇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一三
第八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一〇
第九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一四
第十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一五
第十一卷	趙伯昇茶肆遇仁宗	一六
第十二卷	衆名姬春風吊柳七	一七

第十三卷	張道陵七試趙昇	一八七
第十四卷	陳希夷四辭朝命	二〇一
第十五卷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	二二三
第十六卷	范巨卿雞黍死生交	二三六
第十七卷	單符郎全州佳偶	二四四
第十八卷	楊八老越國奇逢	二五五
第十九卷	楊謙之客舫遇俠僧	二六九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	二八四
第二十一卷	臨安里錢婆留發跡	二九五
第二十二卷	宋綿菴鄭虎臣報冤	三〇四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三五四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三六五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三八二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三九〇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四〇三
第二十八卷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四一五
第二十九卷	月明和尚度柳翠	四二六

第三十卷	明悟禪師起五戒	四一
第三十一卷	閻陰司司馬貌斷獄	四五八
第三十二卷	遊鄆都胡母迪吟詩	四七五
第三十三卷	張古老種瓜娶又女	四八七
第三十四卷	李公子救蛇獲稱心	五〇三
第三十五卷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五一
第三十六卷	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五二四
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歸極樂	五五〇
第三十八卷	任孝子烈性爲神	五七一
第三十九卷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五八七
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六二五

第一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

休逞少年狂蕩，

莫貪花酒便宜。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這首詞，名爲《西江月》，是勸人安分守己，隨緣作樂，莫爲酒、色、財、氣四字，損却精神，虧了行止。求快活時非快活，得便宜處失便宜。說起那四字中，總到不得那色字利害。眼是情媒，心爲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魄銷魂。假如牆花路柳，偶然適興，無損於事。若是生心設計，敗俗傷風，只圖自己一時歡樂，却不顧他人的百年恩義，假如你有嬌妻愛妾，別人調戲上了，你心下如何？古人有四句道得好，

人心或可昧，天道不差移。

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

看官，則今日聽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話中單表一人，姓蔣名德，小字興哥，乃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氏。父親叫做蔣世澤，從小走熟廣東做客買賣。因爲喪了妻房羅氏，止遺下道興哥，年方九歲，別無男女。這蔣世澤割捨不下，又絕不得

廣東的衣食道路，千思百計無可奈何，只得帶那九歲的孩子同行作伴，就教他學些乖巧。這孩子雖則年小，生得：

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行步端莊，言辭敏捷。聰明賽過讀書家，伶俐不輸長大漢。人人喚做粉孩兒，個個羨他無價寶。

蔣世澤怕人妬忌，一路上不說是嫡親兒子，只說是內姪羅小官人。原來羅家也是走廣東的，蔣家只走得一代，羅家到走過三代了。那邊客店牙行，都與羅家世代相識，如自己親眷一般。這蔣世澤做客，起頭也還是丈人羅公領他走起的。因羅家近來屢次遭了屈官司，家道消乏，好幾年不曾走動，這些客店牙行，見了蔣世澤，那一遍不動問羅家消息，好生牽掛！今番見蔣世澤帶個孩子到來，問知是羅家小官人，且是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想着他祖父三輩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輩了，那個不歡喜。

閒話休題。却說蔣與哥跟隨父親做客，走了幾遍。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父親也喜不自勝。何期到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興哥哭了一場，免不得揩乾淚眼，整理大事。殯殮之外，做些功德超度，自不必說。七七四十九日內，內外宗親，都來弔孝。本縣有個王公，正是興哥的新岳丈，也來上門祭奠，少不得將門親戚陪侍敘話。中間說起：興哥少年老成，這般大事，虧他獨力支持。因話隨話間，就有人攛掇道：「王老親翁，如今令愛也長成了，何不乘凶完配，教他夫婦作伴，也好過日？」王公未肯應承，當日相別去了。衆親戚等安葬事畢，又去攛掇興哥。興哥初時也不肯，却被攛掇了幾番，自想孤身無伴，

只得應允。央原媒人往王家去說，王公只是推辭。說道：「我家也要備些薄薄粧奩，一時如何來得？況且孝未期年，於禮有礙。更要成親，且待小祥之後再議。」媒人回話，興哥見他說得正理，也不相強。

光陰如箭，不覺週年已到。興哥祭過了父親靈位，換去粗麻衣服，再央媒人王家去說，方纔依允。不隔幾日，六禮完備，娶了新婦進門。有《西江月》爲證：

孝幕翻成紅幕，色衣換去麻衣。畫樓結綵燭光輝，合巹花筵齊備。那羨粧奩富盛，難求麗色嬌妻。今宵雲雨足歡娛，來日人稱恭喜。

說這新婦是王公最幼之女，小名喚做三大兒。因他是七月七日生的，又喚做三巧兒。王公先前嫁過的兩個女兒，都是出色標致的。棗陽縣中，人人稱羨，造出四句口號。道是：

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

有人娶着他，勝似爲駙馬。

常言道：「做買賣不着，只一時，討老婆不着，是一世。」若干官宦大戶人家，單揀門戶相當，或是貪他嫁資豐厚，不分皂白，定了親事。後來娶下一房奇醜的媳婦，十親九眷面前，出來相見，做公婆的好沒意思。又且丈夫心下不喜，未免私房走野。偏是醜婦極會管老公，若是一般見識的，便要反目；若使顧惜體面，讓他一兩遍，他就做大起來。有此數般不妙，所以蔣世澤聞知王公懷生得好女兒，從小便送過財禮，定下他幼女與兒子爲婚。今日娶過門來。果然嬌姿艷質，說起來，比他兩個姐兒，加倍標致。正是：

吳宮西子不如，楚國南威難賽。

若比水月觀音，一樣燒香禮拜。

蔣興哥人才本自齊整，又娶得這房美色的渾家，分明是一對玉人，良工琢就。男歡女愛，比別個夫妻更勝十分。三朝之後，依先換了些淺色衣服，只推制中，不與外事，專在樓上與渾家成雙捉對，朝暮取樂，真個行坐不離，夢魂作伴。自古苦日難熬，歡時易過，暑往寒來，早已孝服完滿。起靈除孝，不在話下。

興哥一日間想起父親存日廣東生理，如今擔閣三年有餘了，那邊還放下許多客帳，不曾取得。夜間與渾家商議，欲要去走一遭。渾家初時也答應道：「該去。」後來說到，許多路程，恩愛夫妻，何忍分離？不覺兩淚交流。興哥也自割捨不得，兩下悽慘一場。又丟開了①。如此已非一次。

光陰荏苒，不覺又捱過了二年。那時興哥決意要行，瞞過了渾家，在外面暗暗收拾行李。揀了個上吉的日期，五日前方對渾家說知道，「常言『坐喫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了這行衣食道路？如今這二月天氣，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時？」渾家料是留他不住了，只得問道：「丈夫此去幾時可回？」興哥道：「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了。」渾家指着樓前一棵椿樹道：「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說罷，淚下如雨。興哥把衣袖替他揩拭，不覺自己眼淚也掛下來。兩下裏怨離惜別，分外恩情，一言難盡。

到第五日，夫婦兩個啼啼哭哭，說了一夜的說話，索性不睡了。五更時分，興哥便起身收

拾，將祖遺下的珍珠細軟，都交付與渾家收管。自己只帶得本錢銀兩，帳目底本及隨身衣服、鋪陳之類。又有預備下送禮的人事，都裝疊得停當。原有兩房家人，只帶一個後生些的去，留一個老成的在家，聽渾家使喚，買辦日用。兩個婆娘，專管廚下。又有兩個丫頭，一個叫晴雲，一個叫煖雪，專在樓中伏侍，不許遠離。分付停當了，對渾家說道：「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輕薄子弟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門前窺矚，招風攪火。」渾家道：「官人放心，早去早回。」兩下掩淚而別。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非死別與生離。

興哥上路，心中只想着渾家，整日的不做不保。一日到了廣東地方，下了客店。這夥舊時相識，都來會面，興哥送了些人事，排家的治酒接風，一連半月，二十日，不得空閒。興哥在家時原是淘虛了的身子，一路受些勞碌，到此未免飲食不節，得了個瘡疾，一夏不好，秋間轉成水痢。每日請醫切脉，服藥調治，直延到秋盡，方得安痊。把買賣都擔閣了，眼見得一年回去不成。正是：

只爲蠅頭微利，拋却鴛被良緣。

興哥雖然想家，到得日久，索性把念頭放慢了。

不題興哥做客之事，且說這里渾家王三巧兒，自從那日丈夫分付了，果然數月之內，目不窺戶，足不出樓。光陰似箭，不覺殘年將盡，家家戶戶鬧蟲蟲的暖火盆，放爆竹，喫合家歡耍子。三巧兒觸景傷情，思想丈夫，這一夜好生淒楚！正合古人的四句詩，道是：

臘盡愁難盡，

春歸人未歸。

朝來嘆寂寞，

不肯試新衣。

明日正月初一日，是個歲朝。晴雲、煖雪兩個丫頭，一力勸主母在前樓，去看看街坊景象。原來蔣家住宅前後通連的兩帶樓房，第一帶臨着大街，第二帶方做臥室，三巧兒閒常只在第二帶中坐臥。這一日被丫頭們攪擾不過，只得從邊廂里走過前樓，分付推開牕子，把簾兒放下，三口兒在簾內觀看。這日街坊上好不鬧雜！三巧兒道：「多少東行西走的人，偏沒個賣卦先生在內，若有時，喚他來卜問官人消息也好。」晴雲道：「今日是歲朝，人人要閒耍的，那個出來賣卦？」煖雪叫道：「娘限在我兩個身上，五日內包喚一個來占卦便了。」

到初四日早飯過後，煖雪下樓小解，忽聽得街上嚙嚙的敲響。響的這件東西，喚做「報君知」，是瞎子賣卦的行頭。煖雪等不及解完，慌忙撿了褲腰，跑出門外叫住了瞎先生，攛轉腳頭，一口氣跑上樓來報知主母。三巧兒分付，喚在樓下坐啓內坐着。討他課錢，通陳過了，走下樓梯，聽他剖斷。那瞎先生占成一卦，問是何用？那時廚下兩個婆娘，聽得熱鬧，也都跑將來了，替主母傳語道：「這卦是問行人的。」瞎先生道：「可是妻問夫麼？」婆娘道：「正是。」先生道：「青龍治世，財爻發動。若是妻問夫，行人在半途，金帛千箱有，風波一點無。青龍屬木，木旺於春，立春前後，已動身了。月盡月初，必然回家，更兼十分財采。」三巧兒叫買辦的把三分銀子打發他去，歡天喜地，上樓去了。真所謂「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大凡人不做指望，到也不在心上，一做指望，便癡心妄想，時刻難過。三巧兒只爲信了賣卦

先生之語，一心只想丈夫回來，從此時常走向前樓，在簾內東張西望。直到二月初旬，椿樹抽芽，不見些兒動靜。三巧兒思想丈夫臨行之約，愈加心慌，一日幾遍，向外探望。也是合當有事，遇着這個俊俏後生。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

這個俊俏後生是誰？原來不是本地，是徽州新安縣人氏，姓陳名商，小名叫做大喜哥，後來改口呼爲大郎。年方二十四歲，且是生得一表人物，雖勝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兩人之下。這大郎也是父母雙亡，湊了二三千金本錢，來走襄陽販糴些米荳之類，每年常走一遍。他下處自在城外，偶然這日進城來，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鋪中間個家信。那典鋪正在蔣家對門，因此經過。你道怎生打扮？頭上帶一頂蘇樣的百柱縣帽，身上穿一件魚肚白的湖紗道袍，又恰好與蔣與哥平昔穿着相像。三巧兒遠遠瞧見，只道是他丈夫回了，揭開簾子，定睛而看。陳大郎擡頭，望見樓上一個年少的美婦人，目不轉睛的，只道是他丈夫歡喜了他，也對着樓上丟個眼色，誰知兩個都錯認了。三巧兒兒不是丈夫。羞得兩頰通紅，忙忙把腮兒拽轉，跑在後樓，靠着牀沿上坐地，兀自心頭突突的跳一個不住④。誰知陳大郎的一片精魂，早被婦人眼光兒攝上去了。回到下處，心心念念的放他不下。肚裏想道⑤：「家中妻子，雖是有些顏色，怎比得婦人一半？欲待通個情款，爭奈無門可入。若得謀他一宿，就消花這些本錢，也不枉爲人在世。」嘆了幾口氣，忽然想起大市街東巷，有個賣珠子的薛婆，曾與他做過交易。這婆子能言快語，況且日逐串街走巷，那一家不認得？須是與他商議，定有道理。

這一夜番來覆去，勉強過了。次日起個清早，只推有事，討些涼水梳洗，取了一百兩銀子，兩大錠金子，急急的跑進城來。這叫做：

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

陳大郎進城，一逕來到大市街東巷，去敲那薛婆的門。薛婆蓬着頭，正在天井裏揀珠子，聽得敲門，一頭收過珠包，一頭問道：「是誰？」纔聽說出「徽州陳」三字，慌忙開門請進，道：「老身未曾梳洗，不敢爲禮了，大官人起得好早，有何貴幹？」陳大郎道：「特特而來，若遲時，怕不相遇。」薛婆道：「可是作成老身，出脫些珍珠首飾麼？」陳大郎道：「珠子也要買，還有大買賣作成你。」薛婆道：「老身除了這一行貨，其餘都不熟慣。」陳大郎道：「這裡可說得話麼？」薛婆便把大門關上，請他到小閣兒坐着，問道：「大官人有何分付？」大郎見四下無人，便向衣袖裏摸出銀子，解開布包，攤在桌上，道：「這一百兩白銀，乾娘收過了，方纔敢說。」婆子不知高低，那里肯受。大郎道：「莫非嫌少？」慌忙又取出黃燦燦的兩錠金子，也放在桌上，道：「這十兩金子，一并奉納，若乾娘再不收時，便是故意推調了。今日是我來尋你，非是你來求我，只爲這樁大買賣，不是老娘成不得，所以特地相求。便說做不成時，這金銀你只管受用，終不然我又來取討，日後再沒相會的時節了！我陳商不是恁般小樣的人。」

看官，你說從來做牙婆的，那個不貪錢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薛婆當時滿臉堆下笑來，便道：「大官人休得錯怪，老身一生不曾要別人一厘一毫不明不白的錢財。今日既承大官人分付，老身權且留下，若是不能効勞，依舊奉納。」說罷，將金錠放銀包內，一